愈愚錄

愈愚錄卷三

寶應劉寶楠撰

雩

論衡祭意篇雩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秋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莫春者風乎舞雩莫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龍星始出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啟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修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又明雩篇春秋左氏傳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案左桓五年傳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各別不得以郊爲雩且龍見在建巳月非在二月春秋所書秋雩皆是因旱而雩不得

列爲正祀周正建子而仍用夏令不得以莫春爲周正且周正三月於夏爲正月不得云周四月夏二月此皆論衡顯然之誤而以論語曾點所言爲指雩祀則確不可易惟春旱用雩未有證說今案左氏云秋大雩書不時也龍見而雩過則書不時者言非龍見之時明此秋爲旱而請雨故公羊直以爲旱非有所譏禮之失也杜預經注乃云失龍見之時語不合雩正祀在四月若春秋冬三時有旱則亦用此雩禮行之春秋於正祀不書惟因旱而雩則書是故雩而得雨則書雩雩而不得雨則書旱不書雩左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杜注雩不獲雨故書曰旱然則凡書旱皆爲雩不獲雨矣又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二年冬十月不雨文二年云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十三年竝云正月

不雨至于秋七月公羊說僖公勤民文公不勤民此雖未用雩然既書不雨則皆可用雩矣康成月令注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然雩爲求雨必先用禱既用禱安見爲不雩乎秋旱可用雩豈春夏冬旱不可用雩乎此說之不可通者左襄五年傳正義引釋例曰始夏而雩者爲純陽用事防有旱災而祈之也至于四時之旱則又用此禮而求雨故亦曰雩杜以四時求雨皆爲雩則無禱雩之分矣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篇備列春夏季夏秋冬雩祭之法當是公羊家相傳如此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夏之正雩不書冬則農事成無爲求雨故春夏及冬三時皆不雩穀梁謂冬雩秋雩皆過也冬雩誠過矣曷爲秋雩亦謂過哉穀梁謂雩月正雩時非正雩在周之八月九月者春秋皆

書月雩在周之七月者春秋皆書時書時者言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案人力謂灌溉之力范甯以爲耕耘之功未畢非也書月則時窮力盡矣古之人重請雩者請雩故必時窮力盡而後請焉案見定元年傳鄭康成謂周之秋三月中而旱皆得修雩祀不必時窮力盡也抑或然乎案惠氏以冬雩爲過又以春夏冬三時皆不雩並沿穀梁及月令鄭注之誤又從穀梁謂秋雩書月爲正書時爲非正書時專指七月然昭二十五年秋七月兩雩左傳以爲旱甚亦是七月而書月安見雩在七月之不可書月乎然則但書秋者何也曰此史之略或史闕疑不敢定爲何月耳豈得以秋爲七月而書秋爲非正哉民食先王所重故旱則修雩必待時窮力盡亦何爲者穀梁之說皆不可通

春秋書雩二十一公羊皆以爲旱左氏於桓五年發傳云秋大雩書不時也至襄五年秋八年秋九月二十八年秋八月昭三年秋八月六年秋九月十六年秋九月二十四年秋八月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季辛大雩傳皆以爲旱僖十一年秋八月十三年秋九月成三年秋七年冬襄十六年秋十七年秋九月昭八年秋定元年秋九月七年秋又九月十二年秋大雩皆無傳杜注以無傳爲過是過爲過失而有傳者爲非過矣與釋例四時用雩義異然左氏云過則書謂春秋所書諸雩皆爲過過者過時因旱求雨爲民請命豈有所過失哉若謂其時未旱或旱未甚而遽然求雨此必無之理左氏文有詳略未能盡一故或有傳或無傳必從而爲之辭焉誤矣

傳

左氏成五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杜注傳驛昭五年傳楚子以馹至于羅汭杜注馹傳也案傳車之制漢書高帝紀田横乘傳詣洛陽如淳注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馳一乘傳師古曰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文帝紀文帝從代令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吳王濞傳攻梁壁袁盎歸報條侯乘六乘傳會兵滎陽司馬相如傳建節往使西南夷馳四乘之傳昌邑王乘七乘傳詣長安即此漢時傳車之制疑仿於周

割臂

左莊三十二年傳割臂盟公定四年傳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

人盟爾雅盞割裂也謂當臂當心裂取血也列子湯問篇刓臂以誓釋文中國嫛血越人契臂許慎云刓臂出血也淮南子齊俗訓越人契臂高誘注刻臂出血也案列子釋文所引許愼說當亦出淮南注刓刻義同其作契者爾雅郭注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呂氏春秋察今篇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淮南子說林訓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是契有刻義九家易云契刻也是也字通作鍥晉樂府鍥臂飲清血新唐書李嗣業傳與諸將割臂盟子爾之今徐州人猶然以刀畫裂臂肉瀝血入酒以盟同心相爲歡飲

方城

廱盧人謂長城始於戰國其實春秋時已有之管子輕重丁篇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又云長城

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此齊之長城也（齊魯共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葉楚葉公邑有長城號曰方城水經潕水注有潞水出黃城山東北有方城世謂之方城山水東流注潕水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西（讀西南）有黃城山（黃城方城音最近）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泚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為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北面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荅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指此城也若史記禮書正義引括地志云方城房州竹山縣東南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為方城即此山也此別一方城當出後人所稱非春秋時方城

水經汝水注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城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宏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余案春秋屈完之對齊桓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今本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未詳孰是愚案方城本山名因山爲城故其城即名方城水經潕水注因山以表名是也韓非子有度篇燕襄王襲涿方城亦謂在涿邑之長城是長城可名方城也左傳方城字數見（僖四年襄十六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昭十八年哀四年）其字皆作方城但因山爲城不止一處方字或譌作万故因以爲萬城也史記趙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爲固楚襄王控霸南

土爭强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通華夏號爲方城其詞與水經略同則水經注所稱楚盛周衰乃據楚襄王時言之而春秋時已名方城則知其字不作萬也

予嘗攷戰國時齊魏韓中山趙燕秦皆有長城及閱日知錄已有此說乃就其引證所未及者補記於此戰國秦策張儀說秦王曰齊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燕策王曰吾聞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侯及我師伐齊入長城呂氏春秋下賢篇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此事國策史記皆無攷似不足信也記六國表趙成侯侵齊王長城齊威王十一年趙取我長城一事互見趙世家亦云成侯七年侵齊至長城正義曰齊長城西頭在濟州平陰縣田敬仲世家於威王九年後二十二年前云趙入歸我長城此總敘威王修

故鄰國畏懷之事歸長城在十一年後非九年事也楚世家射鵑烏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索隱曰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正義曰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禹貢錐指水經注濟水自臨邑縣東又北逕平陰城西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壍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尙存又云朱虛縣泰山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瑯邪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岡上經齊州淄州東至密州瑯邪臺入海元和志云故長城首起平陰北二十九里通典云盧縣

有長城東至海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鉅防卽防門也寰宇記云諸城縣南四十里有長城東南至海迤邐上大朱山盡州南界二百五十里今案齊長城橫絕泰山縣地千餘里自平陰而東歷肥城長清泰安萊蕪淄川沂水臨朐莒州以訖於諸城皆有故阯此雖後人所築然皆因岡阜自然之勢爲之禹貢青徐分界亦必以此此齊之長城也六國表魏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秦本紀正義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東岸正義說洛卽漆沮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秦境魏世家正義略同此魏之長城也魏世家秦有鄭地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韓也原誤屬魏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此韓之長城也趙世家武靈王曰我先王

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此趙之長城也張儀列傳說燕昭王曰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正義曰易水長城址在易州界刺客傳太子丹傳鞠武曰秦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周勃世家擊破綰軍沮陽追至長城正義曰卽馬邑長城亦名燕長城在嬀州北此燕之長城也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築長城六國表三十三年築長城案本紀三十三年城河上爲塞卽長城也紀與表文皆同此秦并六國後所築之長城也長城始於春秋之齊楚其後秦韓魏趙燕中山皆相繼爲之至秦并天下乃繕治秦趙燕舊築長城以拒胡非始皇創爲之也齊楚韓魏中山長城本以禦鄰國故秦廢而不築

君行一臣行二

左僖二十八年傳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衞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行一臣行二弗可失矣案聘禮賓入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疏諸侯階有七等公升二等在上仍有五等而得云君行一臣行二者但君行少臣行多大判而言非謂卽君行一臣行二此文出齊語晏子辭又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注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疏兩楹之閒爲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閒更侵東半閒故曰君行一臣行二也公食大夫禮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云主國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也據此是行一

行二乃君臣步趨之禮子犯特借以爲言蓋以復衛封曹有似行二釋宋圍有似行一子玉亢倨故言其無禮以激晉文之怒

杜預論公孫竈儀行父之誤

左傳陳公孫竈儀行父導君於惡至覆其國杜預注顧稱之先兄鶴汀先生極論其非（見娛景堂集）謹案韓非子說疑篇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竈儀行父荆芉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頟晉陽成泄齊豎刀易牙此十二人者（當作十一人）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眾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此論陳二子可爲

廣雅書局栞

先兄舉證丁壽昌曰杜注是非甚謬以公孫等爲是以被治爲非萬氏春秋隨筆辨其誤

西宮北宮

左襄十年傳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杜注公宮傳又云劫鄭伯以如北宮下文云盜入於北宮杜竝無注案西宮公宮北宮夫人宮也曲禮疏云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是王之六寢即王之六宮也陳氏禮書曰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是后之六寢即后之六宮也諸侯之制殺於天子周禮宮人疏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者

是也如賈氏言是諸侯路寢居中別有二寢當名東宮西宮東宮則莊十二年傳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亦爲太子宮隱三年傳東宮得臣是也（杜注得臣齊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西宮卽此傳文是也夫人亦路寢居中別有二寢亦名東宮西宮東宮則襄九年傳穆姜薨於東宮是也（案穆姜當居中宮而居東宮者以罪降也杜注太子宮非）西宮則公羊僖二十年傳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是也（何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惟然夫人有東宮西宮而無北宮傳言北宮者君宮在南夫人宮在北故名北宮周禮內宰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鄭注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於王言之內小臣疏云言北宮者對王六寢在南以后六宮在北故云北宮也據鄭賈之言知

傳文北宮爲夫人宮矣亦名內宮左成十八年傳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杜注內宮夫人宮是也惟然諸侯與夫人各有三宮而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喪服傳云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案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命士以上父子異室故有東西南北之異非如天子備六宮之制也

走

左襄三十年傳使走問諸朝釋文走疾速之意也一曰走使之人也服虔王肅本作吏案釋文後說是也絳老自稱其年因使人問諸朝無取於疾速之意古人稱臣僕爲走故自稱亦用之詩予曰有奔走周寶和鐘銘云走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鐘走其

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後漢蘇竟傳注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文選東京賦走雖不敏辥綜注走公子自言走使之人如今言僕矣又詣蔣公奏記注引漢書應劭注走僕也小爾雅走我也太史公書有牛馬走之稱

鱉化黃能

左傳稱鱉化黃能其語甚誕續漢五行志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抱朴子論仙篇楚嫗爲黿晉書五行志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黿入水孫晧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黿兄弟閉戶衞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黿入坎遊戲一二日恆延頸外望伺戶小開輒輪轉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皆

與鯀化事相類丁君壽昌曰禹亦有化熊事見尚史所引古人牛哀化虎后化毒龍似此甚多

子皮戒趙孟

左昭元年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及享趙孟爲客禮終乃宴案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此主君使人戒賓上介傳賓命以荅使者之辭也又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此使者再戒而上介再荅也又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此使者三戒而上介述賓命許之也又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君

則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此賓出見使者使者見賓面致其君命而賓荅許之也左氏所謂子皮戒趙孟禮終者卽指此禮知是上介荅使人者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請入告是也知賓出見使者使者致命者公食大夫禮三辭賓出拜辱大夫不荅拜將命是也左傳又云及享趙孟爲客禮終乃宴案禮享食燕立賓有二享食則尊者爲賓禮經所言饗賓及公食大夫禮是也燕則不以尊者爲賓燕禮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賓爲苟敬苟者亟也其介爲賓聘禮記亦云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宰夫獻鄭注燕禮云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於賓今燕又且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爲獻諸公之

位公降迎上介以爲賓聘禮注略同據此則左氏云禮終乃宴當以上介爲客傳無文者略也又燕禮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鄭注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之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此之謂也君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於君賈疏云案禮記燕義云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注云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大相近是不用公卿爲賓恐逼君用大夫爲賓雖尊之猶遠於君不畏逼君也此燕己國之臣不以賓爲賓也皆臣不敢敵君之義公父文伯不以南宮敬叔爲賓而以路堵父爲賓此又主不敢敵賓之義

翟被

左昭十三年傳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杜注以翠羽飾被漢書西域傳贊孝武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張衡西京賦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則翠被乃加於衣上者若今之背心歟桂文燦曰論語鄉黨寢衣孔注以為今被說文亦以被為寢衣被可稱衣則衣自可稱被翠被者蓋猶今之衸袂禦寒之衣也丁壽昌曰翠被疑即鶴氅之類故楚子雨雪而衣以出也

南孺子

左哀三年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杜注南孺子季桓子之妻案孺子貴妾之名非妻也禮大夫曰孺人孺子秦策守門嫗曰某夕某孺子鮑彪注孺子亦婦人之義蓋取此

美稱齊策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

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之韓非子八姦篇貴夫人愛孺子又外儲說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案韓子兼存二說楚策亦云楚王后死或請昭魚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則詭詐之謀當時術士多行之不必盡爲存疑也但韓非以爲成王時據策則在閔王將當以策文爲是又策七孺子韓非七作十古七字多書作十論語作者七人鄭本作十人史記周本紀西伯後十年而崩何書大傳作七年又周公行政十年卽七年劉向列女傳宋恭伯姬傳十年恭公卒十當作七見顧君致證楚莊樊姬傳同列者七人韓詩外傳作十人齊杞梁傳十日而城爲之崩水經　注後漢書劉瑜傳注藝文類聚六十三引並作七日漢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三月廿十日卽廿七日也十字七字今不能定宜兩存之

高誘注孺子幼艾美女也趙策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

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春

秋繁露度制篇次國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小國同大國三姬二良人故無孺子漢書藝文志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顏注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晉書劉聰傳靳準從妹為又孺子皆孺子為妾之證

邗溝

左哀九年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案邗溝即鴻溝史記河渠書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此廣陵之鴻溝即吳所開也或謂鴻溝即洪溝非有一定之稱鴻洪字通廣陵鴻溝即所謂闕深溝于商魯之河間按左氏言通江淮史記言江淮之閒其為在廣陵無疑渠書又云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此滎陽之鴻溝與廣陵無涉顧氏炎武郡國利病書常鎮淮陽金陵皆有邗溝常鎮金陵有邗溝殊所未喻此書本是鈔本蓋寫者有誤南史卞彬傳嘗于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為齊王彬曰殿下即東

宮府則以青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齊以西爲宋又南齊王儉傳太祖從容謂儉曰我今日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民順庶無楚漢之事青溪金陵地也此皆譬引之詞非金陵有鴻溝

分陝

公羊隱五年傳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釋文自陝式冉反何云宏農陝縣也一云當作郟古洽反王城郟鄏曲禮下鄭注引此傳釋文略同案作郟是也逸周書作雒解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南繫於雒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劉昭後漢郡國志河南注博物記曰南望雒水北至陝山陝山即郟山之譌水經穀水注引京相璠說郟山名鄏地邑也說文鄏下云河南縣直城門官陌地也从邑辱聲春秋傳曰成

王定鼎于郟鄏段氏玉裁注云地理志曰河南郡河南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是則漢之河南縣左傳之郟鄏也周時郟鄏為大名漢時猶呼城外宮陌為郟鄏陌舊名之僅存者故皇甫謐杜預皆云縣西有郟鄏陌也　又邙下云河南雒陽北芒山上邑北芒山即郟山段氏云北芒山在今河南府府北十里山連偃師鞏孟津三縣綿亙四百餘里左傳昭二十二年王田北山即北周書所謂郟山者北邙山也據許氏說則邙即郟之別故為山上邑也周召分郟當在營東都洛邑之後其時周召並為二伯而郟鄏乃周之土中故于此分治隸釋漢成陽令唐扶頌分郟之治優隆于君可見漢時經師舊說有作郟也漢書杜鄴傳周召分職於陝竝為弼疑顏注分職於陝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也而說者妄云分郟是潁川郟縣謬矣案顏氏定作陝不作郟非也說者以為潁川郟縣亦非說文郟下云潁川縣

段氏注曰見前志故楚郟邑也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城郟十九年令尹子瑕城郟秦二世元年陳勝將鄧龍將兵居郟在今河南汝州郟縣據此則潁川之郟爲楚地與郟鄏之郟爲周地顯然不同後儒習聞分郟之說不攷其地而以潁川當之誤也然亦可見唐時諸儒猶有作分郟者矣古陜郟字偏旁多互易史記游俠列傳陜韓孺徐廣曰陜疑當作郟字又南越列傳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案韓孺字千秋游俠傳陜乃郟誤此可爲陜郟偏旁互易之證

分子

穀梁傳燕周之分子也范甯注分子謂周别子孫也陸德明音義分本或作介姚氏鼐云分子當是别子古别字作𠁥故傳本

或作分或作介皆以古字形近而誤范甯時傳本未誤故注云謂周別子孫也唐以後其文舛失故疏解失之案分子卽別子不必改字作兆范注明言分子無從知范本爲別子史記楚世家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召五分子齋而入漢北海相景君碑鴟梟不鳴分子還養分子當謂庶子洪氏謂此用家富子壯則出分之語武都太守耿勳碑修治狹道分子効力又義井碑陰題名稱分子者六十八人洪氏謂似指士豪出分之子解分字太泥皆作分字豈亦形近之誤耶姚說非

蜀志彭羕傳羕與諸葛亮書曰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裴松之注以爲分子之厚者羕言劉主分兒子厚惠施之於己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案

分子別子也言先主待別子之厚無有過於羨者羨自比別子故以先主為慈父裴注說分子未當

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韓詩外傳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逸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又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舊無此五字此據說苑增所兄事者五人足以

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小不齊爲之大（舊作惜乎不齊爲之大此據說苑以意增五字俟得善本校之）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說苑政理篇與此略同說苑又云孔子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觀此諸說則夫子所云魯之君子卽指父事兄事所友所師者言子賤爲政全在得人故三得終之以朋友益親夫子既贊美子賤能取

人而又以見魯多君子故云若魯無君子子賤安所取法以成其治乎新序雜事二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新序與說苑同出劉向蓋魯君能信用子賤而子賤又能取人以輔其治故孔子美之漢人說經皆有依據苞咸注皇侃邢昺疏乃不知引證而空為贊歎之詞於義疏矣

乘桴浮于海

漢書地理志元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敎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顏師古注引論語此章文云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案據志說則是浮海指東夷夫子當日必實有所指之地漢人去古未遠故尚能得其說非泛言四海也王君瑬四書地理攷浮海指勃海夫子本欲行道於魯魯不能終其用乃去而之他國最後乃之楚則以楚

雖蠻夷而與中國通已久其時昭王又賢葉公好士故如楚以冀其用則是望道之行也至楚又不見用始不得已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記孔子世家雖未載浮海及居九夷二語爲在歸魯之後然以意測之當是也其欲浮海居九夷仍爲行道故顏師古云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則其非遯世幽隱但爲世外之想可知卽其後浮海居九夷皆不果行然亦見夫子憂道之切未嘗一日去諸懷矣顏監漢志此注義最精善于聖人濟世憂民之念深得其解故予爲引伸其說焉

文質

論語兩言文質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質猶文也文

猶質也文質皆指禮古人無有空言文質者禮器云禮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素卽質也禮貴文質得中故棘子成重質子貢告以虎豹犬羊之論正以二者不可偏勝與夫子所論爲野史者同意夫子敎人之法不外博文約禮而所以敎人學禮之法不外文質得宜先進篇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進文質得宜卽今之所謂野人後進文過其質卽今之所謂君子當時尚文故不獨質勝文者爲野卽文質得中者亦爲野其實當時所稱爲野卽夫子所云文質彬彬而當時所稱爲君子則夫子所云史也夫子欲從先進故言曾若用禮樂則從此文質得宜之先進非以野爲質勝文而從之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夫子欲從周者此卽文質得宜之文郁郁卽彬

彬非如所謂文勝質者也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文質皆言其至故如虞夏質多文少者爲文不勝質卽殷人稍文周人文質得中者亦爲質不勝文其實殷人亦是質多文少而禮樂至周始備文質至周始爲損益盡善故論語言文質皆就周禮爲說以其得中而不偏勝也表記與論語詞義不同所謂言非一端各有當矣

觚

博古圖載商周觚凡三十五其形如今銅花瓶而腹起四稜然商父乙觚立戈觚周蟠夔觚小圜觚並無四稜攷之禮注皆不云洒觚有稜則知腹起四稜乃後代所作攷工記梓人爲飲器觚三升梓人乃攻木之工燕禮公用象觚注觚有象骨飾也惟

以木爲之故得以象骨爲飾以骨爲飾故觚觶字皆從角云用象觚則但稱觚不必皆以骨飾而亦云觚觶通稱之義聶氏崇義三禮圖謂觚用木其說良是梁書劉杳傳案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用木則易弊壞豈能閱數千年之久至宋猶存此可知博古所載諸圖有棱無棱皆不足據丁氏壽昌曰莊子溝中之木斷而爲犧尊古祭器無不用木者足見王肅子尾送女尊之僞

博古圖卷十五禮失于古遠之後而尊爵飲器之類往往變而用木形製既陋而復加以髹漆內赤外黑彩繪華絢悉乖所傳是非莫得而攷正殊不知三代範金以寓典法負然不同及觀此器一出非徒足以取證其謬而亦悟先儒之可笑矣案此說不然古器本皆用木以今觚觶之類多是範金學士文人重價爭

購詫爲奇寳而眞僞雜出不能深辨謂此非古器固然不可而謂古非用木則亦不合

六藝

論語游於藝謂詩書禮樂也[周易春秋時皆藏太史非民間所有且未經孔子贊修故成均之教不及此也]游如息焉游焉之游漢書司馬相如傳游於六藝之囿是也[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師古曰郭說非也此六藝謂六經者也]攷六經之爲六藝徵諸史漢其證甚多史記封禪書孔子論述六藝孔子世家贊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伯夷列傳夫學者載籍極博猶攷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儒林列傳秦焚詩書六藝從此缺焉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

史公自序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漢書司馬遷傳同又仲尼追修經術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漢書藝文志曰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六藝略師古曰六藝六經也又曰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董仲舒傳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公孫宏傳贊孝宣承流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王褒傳講論六藝羣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公孫賀等傳贊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羣賢傳六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曰六藝六經也匡衡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通人道之正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儒林傳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藝之文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王莽傳張純等曰謹以六藝通義經文

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莽傳贊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姦言後漢書章帝紀有司奏言孝明皇帝博貫六藝李賢注周禮保氏教之六藝禮樂射馭書數前書藝文志曰以禮樂春秋易詩書爲六藝案保氏之六藝與藝文志之六藝各別孝明博貫六藝謂六經也李賢兩存其說非鄭元傳博稽六藝又著六藝論賈逵傳游情六藝班彪傳服膺六藝又講論乎六藝注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張衡傳遂通五經貫六藝又河洛六藝又思元賦御六藝之珍駕兮皆以六藝爲六經也

泰伯

詩緜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則太姜固太王元妃也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然則太伯虞仲非太姜所生當是庶子季歷雖

少當是嫡子但泰伯長且賢或已立爲太子故晉里克告太子申生曰爲吳太伯不亦可乎是已立爲太子之驗以古公之賢必不肯更立太子而太伯默喻古公之意託採藥而不返所以孔子稱其至德也

侍食

侍食有二玉藻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此侍食非君所客君不命臣祭故不言君祭有膳宰嘗羞故不言先飯邢疏賜之食則不祭是也又曰命祭然後祭先飯徧嘗羞飲而俟此以客禮予臣君祭之後先飯之前有君命臣祭臣承命而祭之事邢疏君命臣祭臣亦祭是也然君命臣祭臣承命祭以客禮自予也君命臣祭臣不祭委君命也夫子於君祭

時不待君有命亟自先飯既不敢承君命又不敢委君命陽託膳宰以示愛君之心陰辭命祭以示不敢當客禮之意事君盡禮之至也

正名

論語正名指衛蒯聵及輒事無可疑者然名字究無確解今案春秋哀公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孔疏云世子者父在之名蒯聵父既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以世子告之是正世子以示宜為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無可貶絕故因而書世子耳據此是世子乃晉人所告正合乎禮故孔子因之可知論語正名即此正世子之名也蓋蒯聵因欲殺南子出奔春秋於定公十四年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明

衛人來告正以世子稱之左哀二年傳載公謂公子郢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立社稷君其改圖夏衛靈公卒是蒯聵出奔後靈公未別立太子也未別立太子則猶以太子予蒯聵春秋之義世子繼體以爲君爲輒計者內迫於南子不能迎立蒯聵則惟如伯夷叔齊及公子郢之所爲遜避弗居斯已耳乃輒儼然自立當時必援無適子立適孫之義以王父命爲辭（左哀三年經疏據左傳公子郢讓國不受然後立輒非有靈公之命使立之也此駁公羊甚是然以王父命辭父命亦是當時實事輒所假以爲辭者也）是輒不以太子予蒯聵觀於公子郢之言有亡人之子輒在忠貞如子郢在輒未立時已不敢以太子稱蒯聵則輒既立後假以王父之命其誰有敢稱蒯聵爲太子者所以蒯聵入戚輒命石曼姑同齊國夏帥師圍戚明

是待蒯聵以寇仇其不以太子子蒯聵審矣史記自序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是當時不以蒯聵為太子而以輒為太子名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夫子亟欲正之而輒之不當立不當與蒯聵爭國顧名思義自可得之於言外矣

穀梁哀二年經注鄭君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為貴非世子也又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

既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
不命輒審矣此子不栖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
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
非也案范甯經傳兩注皆引江熙說是也鄭世子忽出奔許其
反正則蒯聵稱世子亦如鄭世子忽可許其反正矣且君薨稱
子是自稱故適子庶子皆稱之若他人所稱得從其實何爲蒯
聵不可稱世子乎就其自稱爲子則有反國之道就其先君所
立稱世子何爲獨無反國之道乎鄭忽於莊公歿後亦稱世子
何獨蒯聵稱世子爲春秋之所不與乎世子靈公所立靈公未
別立世子則猶以世子予蒯聵何云靈公廢之乎鄭君惑於公
穀王父命之說爲輒當立則不得不黜世子不知以王父命辭

父命本是輒所私擬當時臣民信於其說故皆以蒯聵之爲世子爲靈公所已廢獨魯史從晉告書之猶存其名夫子修春秋亦因魯史存之所謂欲正名者此耳

九合

論語九合諸侯穀梁莊二十七年疏引鄭氏釋癈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諸家引申其義不同皇侃義疏曰穀梁傳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會邢疏全錄此文是鄭以兩鄄兩幽檉貫首戴甯毋葵丘爲九合陸氏釋文曰穀

梁傳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則又以柯及兩鄄兩幽檉貫首戴甯毋爲九合盧氏文弨攷證曰今穀梁注十三年下無又會柯有僖九年會葵邱疑邢疏所引皆同然鄭注論語亦有柯無葵丘案鄭論語九合並無注不知盧說何所本陸氏所引范注當有所本非誤也穀梁莊二十七年疏引鄭釋癈疾云去貫與陽穀或云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僖九年盟于葵丘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然則鄭注不數貫而數陽穀穀梁疏所言與公羊一一印合陸言鄭有貫無陽穀

互證陳鱣說略同是鄭以柯及兩鄄兩幽檉陽穀首戴甯母爲九合宋君翔鳳曰范以柯爲離會故不數鄭數柯者以信始著於天下也穀梁疏引釋癈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是鄭亦數葵丘而並去貫與陽穀疏又云與猶數也言數陽穀下引劉炫難曰貫與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而數陽穀也是彼欲不數葵邱故附會鄭義以上皆劉難劉氏之難爲得此既載劉難而後疏乃云鄭指陽穀是其失檢蓋桓之信著乎天下自柯始故舍北杏去貫與陽穀則必數葵丘鄭釋癈疾又云柯之盟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是鄭謂穀梁以葵丘爲美安得

以據公羊而指陽穀也是鄭以柯兩鄄兩幽檉首戴甯母葵丘爲九合愚謹案穀梁莊二十七年注以北杏兩鄄兩幽檉貫陽穀首戴甯母葵丘爲衣裳之會十一疏即引釋癈疾去貫與陽穀而釋之曰鄭意不數北杏自外與范注同又於莊十三年會于北杏疏曰鄭釋癈疾數九會則以柯之明年爲始鄭以孔子云九合諸侯北杏之會經無諸侯之文故不數之是疏意以九合爲兩鄄兩幽檉首戴甯母葵丘竝柯爲鄭義也宋君之言即本於疏疏於下文又條列四說或云去貫與陽穀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此一說也又曰或云葵丘會盟異時故分爲二此二說也又曰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盟爲九此三說也又曰先師劉炫難之云貫與陽穀竝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

而數陽穀也若以葵丘之盟盟會異時而數爲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爲二也離會不數鄄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二三之說並無證據故劉氏數洮會爲九此四說也後漢書延篤傳注九合者謂再會於鄄兩會於幽又會檉首止戴甯母洮葵丘也此即劉說疏引劉氏說以駁前三說是前三說皆疏所不從也又曰以數洮會爲九兵車之會又少其一故劉以傳誤解之當云兵車之會三案洮會下亦無云兵甲之會傳文不應兩處皆誤是第四說亦疏所不從也盧氏以疏所不從者引以證疏自是誤會疏旨宋君以疏所不從者指爲疏義還以駁疏蠹生於木而食其木斯之謂矣僖九年盟于葵丘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案疏明言一匡指陽穀則九合無陽穀

矣盧既援此以證疏之九合有陽穀宋復援此以駁疏之九合不當有陽穀二者皆非也

微子

論語微子去之與奴死並稱為仁則微子斷不為周臣商書微子父師若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可知微子之去非其本心而論語所云去之決非去殷就周矣微子存其身家去位避難將以延殷一綫之遺若竟受周封則周子南君亦得為仁乎韓詩外傳云太公舉微子之後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而如是厚也況當世之存皆乎大戴禮保傅篇太公知之故與微子之後然則受封乃微子之後非微子本身其稱微子者從其舊爵言耳

左傳六年傳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

璧逢伯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義同殷本紀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宋世家略同觀此則微子去位仍居故國故有面縛之事武王使復其所則已復其故爵當時微子或未受封故太公復舉其後至成王始命微子代殷後耳書缺有閒存以質疑

伍有植

逸周書大匡解庶人不獨葬伍有植案植即左傳華元爲植之植謂五人中立一人爲長以督率之全助鄰里之喪大聚解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䘏資喪比服五戶爲伍以首爲長資者助也謂閭里相助喪也五戶以首爲長即此所云

伍有植也

愈愚錄卷三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陳慶修校字

愈愚錄卷四

寶應劉寶楠撰

晉國

孟子梁惠王自稱晉國魏人周霄亦自稱晉國案戰國時晉地多入魏故其稱晉國也有四有指魏境內晉地言者有指魏境內晉都言者有指魏國言者有指魏都言者戰國趙策蘇秦說趙王曰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史記趙世家本此云蘇厲遺趙王書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正義三川河南之地兩川之閒晉國河北之地安邑河內魏策須賈謂穰侯曰秦蠶食魏盡晉國穰侯列傳本此云秦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河西河南河內並是魏地卽故晉國此晉國指魏境內晉地

言也魏策朱己謂魏王曰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又曰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魏世家本此云無忌曰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正義河西同州也晉國都絳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東此晉國指魏境內晉都言也楚策張儀曰王無求於晉國乎魏策王鍾曰此晉國之所以强也又須賈謂穰侯曰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此晉國即指魏國也秦策冷向謂秦王曰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高誘注晉國魏都大梁也此晉國即指魏都也旣稱魏國爲晉國遂稱魏爲晉韓策蘇秦曰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燕策燕乃伐齊攻晉皆稱魏爲晉也史記本此秦本紀云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案六國表魏惠王七年秦章蟜與晉

戰石門此一證也又本紀孝公二十四年與晉戰雁門案六國表魏惠王三十二年秦與晉戰岸門索隱據紀年作岸門以雁門爲聲誤是也六國表正作岸門此二證也田敬仲世家威王六年晉伐我至博陵案六國表魏武侯十四年三卿滅晉在周安王二十六年魏武侯十四年爲周烈王三年齊威王六年晉滅凡四年晉伐齊到鱄陵鱄與博同此三證也秦本紀又云昭襄王五十年王齕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晉楚即魏楚此四證也秦始皇本紀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晉人即魏人此五證也晉六卿本名六晉秦策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强高誘注六卿分晉智氏范氏中行氏韓氏趙氏魏氏僭號皆曰諸侯謂六晉也及智范中行滅僅存韓趙魏遂名三晉周策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高誘注三晉晉

三卿韓氏魏氏趙氏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也經傳稱三晉甚多不悉錄韓魏亦稱二晉越世家越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是也趙世家南伐晉別正義謂韓魏之邑也若韓魏對舉則韓稱韓魏稱晉楚世家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是也亦或兼稱魏晉秦本紀獻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是也

湯武無放桀殺紂事

湯放桀見於孟子及史記夏殷本紀東晉古文武王殺紂見於逸周書克殷解及殷周本紀戰國趙策魏策荀子正論古今注

其實桀是避湯遠遁非湯放之也紂與周師戰鬬而死武未嘗復斬其首也逸周書殷祝解湯將放桀自處於中野陳君逢衡補注據廣博物志所引如此今本無自處二字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請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士民復致於桀曰以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云云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禁止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

百人去尚書大傳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是則湯伐桀而民歸湯桀自遠去史臣以桀之奔由於湯故直書曰放賈誼新書連語篇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鬬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搴帷而入提后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是則武伐紂而紂戰死武使人守其屍其必以禮葬紂可知何至復斬其首也史臣以紂之死由於武故直以爲殺所謂嚴君臣之義重無將之誅故伊尹非放太甲而史亦曰放舜封象於有庳而或以爲放正同許止以未嘗藥而春秋書弑皆其義也孟子言堯崩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崩喪畢禹避舜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 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之舜

禹然後踐天子位丹朱商均未有桀紂之惡舜禹處師輔之任故但避之以自遠及天人攸歸遜避不得始受天下而人不疑桀惡已盈湯乃外藩不得不興師定亂及桀行而湯仍避之於野再讓三讓桀知天命人心咸屬於湯委而去之是湯之心猶舜禹之心惜所處之時勢不同耳武伐紂而紂自死臣民戴周已久有不得不受之勢後世黃袍加身猶不可卻況文武之德洽於人心吾意武王斯時必有不忍受天下之心而迫於時勢之無可如何後人略其心迹而鋪張武功侈言殺伐遂謂有斬紂首懸太白之事豈足以知武哉

或謂孟子齊宣王以武王伐紂爲臣弒其君孟子亦言誅一夫紂又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廣雅釋詁誅殺也不得謂武無

殺紂事曰此不然桀避湯自去桀未死故當時不謂湯弑君紂身鬬而死故當時以武爲弑君其實紂亦是自死非武王所弑故孟子云聞誅一夫紂矣誅者誅滅之昜雜卦傳釋文引荀注誅滅也是也晉語小國敖大國人焉曰誅孟子言湯十一征無敵於天下下文誅其君弔其民誅亦謂征滅豈皆盡殺其君哉白虎通誅猶責也說文誅討也亦謂以言討責之也周禮大宰八曰誅以馭其過注誅責讓也司寇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禮記曲禮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又曰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論語宰予晝寢子曰於予與何誅左傳齊襄公失屨誅屨于徒人費皆謂責讓之也是誅字本不專訓殺故如孟子所云聞誅一夫紂謂滅紂非殺紂故又云未聞弑君二語皆是實事非曲辭也

雲霓

甓齋遺稿據說文以霓爲雲氣釋孟子雲霓爲雨徵其說當矣

案漢五行志下京房易傳曰有蜺蒙霧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蜺日旁氣也其占曰蜺白奪明而大温温而雨又云蜺三出三已三辰除除則日且雨是蜺爲雨徵也

置郵

史記曹相國世家取祁善置索隱曰善置置名漢爲驛置館田儋列傳田橫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廄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瓚曰廄置置馬以傳驛也此皆以置名其地也留侯世家自彊起至曲郵索隱曰案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舊儀云五里一郵衡山王傳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索隱曰嚴道有邛來山有郵置此皆以郵名其地也

往送之門

孟子女子之嫁也句母命之句往句送之門句往謂女往也送之門謂母送女至廟門也周氏柄中四書典故辨正袁氏枚隨園隨筆並辨之毛西河引戰國策衛人迎新婦車至門扶教送母滅竈此是戰國習俗非周禮

飛廉

飛廉秦本紀作蜚廉蜚古飛字此取諸物以爲名者也漢書武帝紀元封二年作長安飛廉館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晉灼曰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三輔黃圖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吳仁傑兩漢栞誤補遺沈存中翰林得古銅鉦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如豹文旁有篆飛廉字羊頭恐是鹿非羊此以飛廉爲鳥名淮南子俶眞訓騎飛廉而從敦圄高誘注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此以飛廉爲獸名案鳥

名是也漢射陽石門畫象有飛廉其形與諸說同然一一足而翼是以知其為鳥

漢書司馬相如傳椎飛廉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案晉載記勃勃造刀為龍雀環陶弘景刀劍錄勃勃造五刀背上有龍雀環兼金鏤作一龍形吳仁傑曰劉原父侍讀得古佩刀其環為龍身而鳥喙原父謂此勃勃所作大夏龍雀者也又於殿前鑄銅為飛廉是龍雀飛廉異名異物郭氏以飛廉為龍雀又以為鳥身鹿頭當作鹿身鳥頭皆誤吳仁傑亦誤從郭說

館甥

帝館甥于貳室舜饗堯也堯為賓舜為主亦饗舜堯饗舜也舜為賓堯為主故云迭為賓主趙注以亦饗舜為堯就饗舜之所設更迭為賓主焦氏正義引申之云舜設盛禮饗堯而堯就饗其所饗此饗當解作受說竝誤聘禮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注

賓辟不敢受主國君見已於此館也又記云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於館明日君館之此國君就館見賓謂之館賓與館儐義同

郊

孟子以其郊於大國也郊猶居也在也史記天官書辰星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皆言辰星所居之舍與郊於大國郊字訓同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

親戚指父母經義述聞之說詳矣而所引尚有未盡者晏子外

篇益成括曰今爲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韓非子主道篇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鎭曰固親戚淮南子精神訓病疵瘕者嗆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齊俗訓江河决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尙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身危則忘其親戚泰族訓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賊史記廉藺列傳舍人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漢書張良傳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顔注左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以從漢也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適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文三王傳狃反殺其仇亡去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鼂錯

傳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司馬遷傳報任安曰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武五子傳戾太子兵敗亡不得壺關三老茂上書曰江充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此親戚竝指父母

絺衣

史記五帝紀堯乃賜舜絺衣與琴張守節正義絺細葛布衣也案正義非也孟子舜爲天子被袗衣鼓琴趙注袗畫也被畫衣黼黻絺繡也書皐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正義引鄭玄云絺讀爲黹黹紩也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衣用繪裳用繡然則絺衣猶言繡裳衣裳古人通稱後漢書仲長統傳論曰戴黃屋服絺衣亦謂繡

衣李賢注引韓子曰堯冬日鹿裘夏日葛衣以絺衣爲葛衣亦誤

壽星有二

爾雅壽星角亢也漢書律厤志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終於氐四度此壽星以次言史記封禪書於社亳有壽星祠索隱曰壽星蓋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也案天官書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正義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爲人主占壽命延長之應常以秋分之曙見於丙春分之夕見於丁見國長命故謂之壽星此壽星以星言唐玄宗置壽星壇詔秦時已有壽星祠亦云舊矣宜令所司特置壽星壇嘗以千秋節日修其祀典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

祈而不賓

逸周書大匡解祈而不賓孔注不賓殺禮案儀禮少牢特牲並有賓尸之禮凶年祈祭而不賓尸故孔云殺禮陳氏逢衡補注以不賓爲不燕饗謂與糴匡勤而不賓同然下文云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是非不燕饗也陳說誤

五際

齊詩五際有二說應劭曰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內傳當是韓詩則韓詩亦有五際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案呂氏春秋壹行篇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爲安者也釋十際則

與麋鹿虎狼無以異此卽應說所本際交也呂氏分言故爲十際應氏合言故爲五際其實一也然齊詩義不如此漢書翼奉傳二月戊午地震七月己酉地復震奉奏封事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又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臣聞人氣内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厤以甲午從春厤中庚寅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明年夏四月孝

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據此則五際當指五行生尅配合干支以占吉凶明天道也

干越

大戴禮勸學篇于越戎貉之子孔氏廣森補注于越猶春秋於越一曰于吳也案孔注後說是于越戎貉四字平列與春秋於越不同于當作干干即吳也荀子勸學篇干越戎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引作干今本多誤作于於）墨子兼愛中禹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淮南道應訓干越生葛絺高注干吳也（此據道藏本今本亦誤于）文選吳都

賦包括干越是干越卽吳越也干于形近易誤學者多知于越不知干越因此干越多改作于史記貨殖列傳合肥與閩中于越雜俗漢書貨殖傳辟若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後漢書朱儁傳贊儁捷陳潁亦弭于越李賢注于語辭猶云句吳之類矣案史漢三傳並當作干越注說全非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案攷工記云吳粵之劍是干越卽吳越之證莊子釋文又引李云干谿越山出名劍案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耶並出善鐵鑄爲名劍也又太平御覽十六引韋昭漢書注說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說並參錯不可從呂氏春秋知分篇荆有佽非得寶劍于干越高注干吳邑淮南道應訓荆有佽非得寶劍于干隊高注干國在今

臨淮出寶劍干讀作寒案知分干越乃干隊之誤廣雅釋器干隊劍也是也干隊即干隧秦策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魏策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于干遂呂氏春秋適威篇此夫差之所以自殁于干隧也史記春申君傳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淮南道應訓越王句踐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果擒之于干遂隊遂隧三字同此別一地與干越爲二國名不同鮑彪注秦策云干隧吳地案秦策又云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吳師道曰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夫差自剄處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里然則干何國也即邗也左傳吳城邗說文邗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案高注淮南以干在臨淮許以邗屬臨淮二說相同則干即邗無疑高謂干讀作寒今邗溝尙有寒江之名亦足證俗稱之閒

與古合矣段氏玉裁說文注曰本是邗國其地漢屬臨淮郡不言何縣者有未審也此與鄬在潁川鄧屬南陽一例地里志曰廣陵國江都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注曰邗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江都縣前志屬廣陵郡許云今屬臨淮者許意邗國當在前漢臨淮郡不在廣陵也案段氏此注亦是回護之辭其實邗屬廣陵不屬臨淮後漢時又止有廣陵郡無臨淮郡後漢郡國志下邳國劉昭補注武帝置爲臨淮郡永平十五年更爲下邳國許氏所稱今者即指其身所及之時而言斷不以今指前漢此則許氏誤記而高注淮南亦誤從之也錢氏大昕曰許前後兩說後說似即用左氏吳城邗之文案許前後說皆用城邗之文前說以邗

爲國名後說以邗爲吳邑故曰邗邗本屬吳明城邗是吳人自城其邑非滅取邗國而城之也就前一說則邗是國名吳滅爲邑以其本爲國名是以與越並稱吳滅邗因稱吳爲邗又假干爲邗猶韓滅鄭遂稱韓爲鄭也見國策先從叔丹徒君校荀子謂干越當作干越王氏念孫讀書雜志用御覽引韋昭說誤因廣其意而說之如此

管子小問篇昔者吳干戰明沈鼎新本干誤千未齔不得入國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沈本干誤于尹知章注干江邊地也沈本江誤汪戰功日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案干即邗邗本國名在江邊即廣陵也國子邗人吳邗相戰國子功多其後吳乃滅邗吳自魯成公時始見春秋滅邗當在其前故不載

道及士大夫

大戴禮三本篇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荀子禮論亦作道及士大夫楊倞注道通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及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禮書道作蹈亦作啗安史記本作函司馬貞曰啗音含包也案索隱鄒誕生亦作啗音同苞作包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倞謂當是道誤爲蹈傳寫又誤以蹈爲啗耳謹案道祭道也曾子問諸侯適天子道而出諸侯相見道而出鄭注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聘禮記注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於近郊

矣其牲犬羊可也是知道爲祭道路之神大夫士得行此禮故云道及士大夫祭道與祭行各別道非常祀奉使出行乃祭之其祭在國門外行爲孟冬常祀其祭在廟門外之西見月令注及蔡邕獨斷呂氏春秋注獨言在門內疑就雉門爲說曾子問正義引崔靈恩曰宮內之軷以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以祭山川與道路之神二祭之神不同也楊倞本鄒誕生作導導亦通也之義故訓道爲通丁氏杰曰道不訓通知訓通則當言道乎大夫不當言道及又引或說以道爲行神竝誤司馬貞索隱作啗音含取包容之義亦非或謂函蹈導古音竝相近說文函古文西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今禮經導服作禫服可見古音相通函卽道之假借索隱非楊倞亦誤惟鄒誕生說多古音可據此仍訓爲通爲包含經從注竊所未喻

周禮大馭掌馭玉輅及犯軷遂驅之左襄十八年傳齊侯駕將走郵棠下文云將犯之犯卽犯軷注疏家皆未之及

河淮

引河通淮始於夫差國語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屬沂則與淮通屬濟則與河通決河通淮始於始皇漢書敘傳秦決南涯如淳曰秦始皇本紀決河灌大梁遂滅之通爲溝入淮泗是也河入淮而淮始淤二君實始作俑及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淮益受淤此漢末陳登所以築堰以障淮也

十二諸侯

戰國所稱十二諸侯有二說秦策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

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高誘注驅使十二諸侯魯衛曹宋鄭陳許之君齊策蘇子曰昔者魏王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衛鞅見魏王曰今大王之所從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不足以王天下如鞅之言是宋衛鄒魯陳蔡在十二諸侯之數注又增入曹鄭許此一說也楚策張儀曰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燕策齊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如儀等之言是十二諸侯皆近泗上而宋不在其數史記楚世家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召而問之對曰秦魏燕趙者鶀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

陶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又云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邱夜加即墨顧據午道並指齊言西接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猴謂齊燕趙則從不待約而可陳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據楚人所稱十二國中除秦不數其所射者魏韓齊趙燕而郯國亦在所射中下文云泗上十二諸侯一旦而盡似魯衛鄒費邳在十二諸侯之數田敬仲世家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則十二諸侯皆在齊東南二方不當數宋衛陳蔡曹鄭許惟魯鄒費邳當在十二諸侯之數呂氏春秋有始覽泗上為徐州魯也此又一說也

史記

周本紀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陳杞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者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又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三國志蜀秦宓傳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魯君子左邱明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六國表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老莊申韓列傳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太史公自序談爲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死汝必爲太史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余甚懼焉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

國之書然則史記乃自古史官紀載之通名故子長之書仍稱史記丁君壽昌曰漢藝文志稱太史公書不稱史記觀馮商續太史公可見稱爲史記或始於漢以後又云東平王蒼傳亦言求太史公書是東漢不稱史記案子長之書稱史記自是後人所題而史記之名則春秋前已有之蓋列國之史撰記列國之事也

燕世家今王喜立此必沿燕史記舊文而失改易六國史記原文見於史遷書者此最顯至於竹書紀年即魏史記然多後人竄易非其原文周書有史記解

禹本紀

史記大宛列傳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案此文見爾雅

釋地云河出崑崙虛又云自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疑釋地皆用本紀文（王伯厚據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疑即禹本紀）

楚五諸侯兵

史記項羽紀贊曰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漢書項籍傳作五諸侯兵史記集解曰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案項羽紀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張耳列傳同）番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漢書項籍傳同）秦楚之際月表韓王成從項羽略入關魏豹傳豹爲魏王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書豹傳同）然則五諸侯惟韓王成魏王豹自將趙燕齊皆遣將將兵君不自將

漢書增兵字是也吳芮佐諸侯入關不在五諸侯數

稱臣稱公

古人自謙得稱臣其稱人得泛稱公雖尊貴於卑賤者亦然史記高祖紀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臣有息女願備箕帚妾樗甘列傳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臣之功不如也刺客列傳嚴仲子謂聶政曰臣有仇又臣之仇韓相俠累臣欲使人刺之魏彭列傳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又臣老諸君彊以爲長案呂公爲沛令客年又長高祖爲沛令吏年幼甘羅年方十二爲呂不韋舍人張卿爲秦將嚴仲子乃韓相聶政乃市民彭越年長爲諸少年渠率而皆自稱臣此尊貴於卑賤者稱臣也項羽紀宋義謂

項梁又謂齊使者高陵君顯張良請項伯呂后紀陳平周勃荅王陵楚世家陳軫及武公謂昭陽田敬仲世家蘇代謂田軫孫吳列傳孫子謂田忌仲尼弟子列傳子貢謂田常范蔡列傳王稽謂范雎張陳列傳陳餘荅張耳淮陰侯傳李左車說陳餘皆平輩稱臣不復稱錄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是也然淮陰侯傳云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則又以噲稱臣爲信驕縱之驗又高祖功臣表平棘侯穰安平侯諤但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有利侯釘並以稱臣淮南王得罪此是漢欲文致信罪故以噲稱臣爲非淮南王以謀反誅故稱臣者獲罪此皆漢法之苛非其正也史記秦本紀二世皇帝三年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帷二世怒旁有宦者一人侍二世曰公何不蚤告我是天子稱賤臣爲公項羽紀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司馬有一人

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是渠率稱偏裨爲公又項羽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此騎馬嘗一日行千里以賜公是王者稱小吏爲公高祖紀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陳涉世家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是官吏稱役徒爲公漢書紀傳並同廉藺列傳藺相如謂舍人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是卿相稱小吏爲公倉公列傳義對詔曰高后八年得見師公乘陽慶慶曰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方書悉教公是師稱弟子爲公此皆尊貴稱卑賤者爲公也若天子稱大臣稱老臣稱處士齒德俱尊者爲公史漢甚多不可枚舉

郡長

高祖紀以沛公爲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韋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案漢制郡稱守縣稱令長此文郡稱長蓋秦漢之閒則然

漢治秦法

漢高入關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法其後三章之法不足禦姦蕭何作律九章以爲漢法不過如此及攷漢書孝惠紀云四年除挾書律高后紀云元年除三族辠妖言令孝文紀云元年盡除收帑相坐律令二年詔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顏注此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此又有妖言之罪是則中閒曾重復設此條也五年除盜鑄錢令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十三年除祕祝除肉刑法豈蕭何九章中所載固如此乎及孝武任用酷吏法令

滋繁大辟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見刑法志）於是劉受以腹非誅（見百官公卿表）楊惲以荅書死（見楊敞傳）至哀帝時復除誹謗詆欺法（見本紀）漢法之密何減於秦哉

史記平準書張湯奏大農顏異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然則漢法之苛湯爲之也文獻通攷云（卷二百六十三）祝詛古所未有嘗以此罪人至秦之立法則犯此二者皆坐以大逆而誅夷之漢高帝入關約法三章除秦苛嬈而首及誹謗偶語之酷則當亟除之矣而卒不曾除至高后元年有詔除其法矣而又不克除文帝之時復有此詔然自景武而後則一用秦法凡張湯趙禹江充息夫躬之徒所爲誣害忠鯁傾陷骨肉坐以深文中以危法者不曰誹謗不道則曰祝詛上有惡言蓋此二法終漢

之世未有除也

俞正燮癸巳存稿漢書刑法志云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後韓彭反誅乃有三族夷天下初定購季布敢有舍匿罪之族時韓彭未反也賈子新書屢稱誹謗之誅挾書之禁亦未除皆非三章所有

漢五諸侯兵

史記高祖紀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據此則塞翟之降並在二年漢興將相年表高皇帝二年春定塞翟魏河南韓殷國是也漢書高帝紀元年秋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此言塞翟元年已降漢二年其國始定故史記統敘於二年也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更立韓太尉信爲韓王正月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漢王以故得

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本紀作部五諸侯兵徐廣曰部一作劫漢書高帝紀項籍傳並作劫五諸侯兵史記叔孫通傳作從五諸侯案劫字是也通鑑作率諸侯兵蓋疑而不能定也吳仁傑謂恐有脫字非應劭以五諸侯爲雍翟塞殷韓如淳以爲塞翟魏殷河南韋昭以爲塞翟韓殷魏顏師古以爲常山河南韓魏殷張守節史記正義全襲顏注吳仁傑以爲塞翟魏韓及趙相陳餘所遣兵見兩漢刊誤補遺案顏注漢書高帝紀云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非五諸侯之數是應劭數雍王非也漢書高帝紀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耳失國弃漢卽收拾餘卒足以立軍豈尙敢違逆漢命待劫之而後從乎吳仁傑曰張耳與大臣歸漢不言與兵俱是顏師古數常山王非也陳餘固從遣兵擊楚然陳餘方爲趙相亦不當與於五諸侯之列是吳仁傑數陳餘亦非也五諸侯當以塞翟魏韓殷爲定蓋皆新降恐

不從故刼之也漢書高帝紀漢王以故得刼五諸侯兵東伐楚遂入彭城羽聞之自以精兵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漢王遁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淮陰侯列傳同殷王卬死據此則五諸侯當有殷王惟河南不言從伐楚亦不言其降楚與否則五諸侯無河南審矣吳仁傑謂殷與河南其國已除不得有兵然此明言殷王卬死殷國卽除不妨有兵也異姓王表韓王信以從伐楚功封史記高祖紀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漢紀作魏王豹降將兵從又史記魏彭列傳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書魏豹傳略同此五諸侯之兵可攷於史者

雒陽宮

史記高祖紀五年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置酒雒陽南宮畱侯世家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宮

在雒州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孝景紀三年天火燔洛陽東宮大殿城室索隱曰漢書作淮陽王宮災故徙王于魯也案淮陽王宮災又是一事此南北東宮當是周之舊宮疑卽明堂也又外戚世家漢王坐河南宮成皐臺索隱曰案是河南宮之成皐臺漢書作成皐靈臺西征記云武牢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此宮在虎牢爲漢所築與雒陽宮別

長安非京師泛稱

史記高祖紀七年二月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以下徙治長安漢興將相年表高帝元年定雍二年定塞翟丞相蕭何關中太尉長安侯盧綰五年入都關中六年更命咸

陽曰長安七年長樂宮成自櫟陽徙長安本紀十年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正義括地志云秦櫟陽故宮在雍州櫟陽縣北三輔黃圖云高祖都長安未有宮室居櫟陽宮案蕭相國世家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是也　盧綰傳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爲燕王漢書地理志京兆尹縣十二長安高帝五年置顏師古高帝紀注長安本秦之縣名高祖作都焉案此則高帝二年全得關中地遂以秦咸陽之長安鄉封盧綰漢列侯多以鄉亭爲名索隱謂別有長安非也趙地亦有長安趙惠文王少子封長安君見國策及史記趙世家然漢初未有趙地且綰傳明言長安故咸陽則非別有長安也　五年秋綰徙封燕高帝入關都櫟陽六年以秦之咸陽長安鄉爲縣遂改咸陽縣爲長安縣據表文在六年是索隱引漢儀注亦在六年漢志在七年疑誤　七年遂自櫟陽徙都長安是長安乃地名猶平陽蒲坂安邑亳邑之稱耳後人泛稱

京師爲長安非也

郡邑稱大夫

史記漢書高祖紀並云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顏師古張守節並云大夫客之貴者總稱耳案上文云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重客指呂公往賀指豪傑吏蕭何爲吏中之長大夫當指吏言顏張誤

杜亳非景亳

史記六國表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案此文太史公誤以湯所都之亳爲關中之杜亳而徐廣誤從之也秦本紀寧公二年

遣兵伐蕩社[蕩社卽亳社蕩亳通用漢書古今人表蕩疑顏注卽薄疑是也蕩亳亦通用漢書地理志山陽郡薄臣瓚注湯所都是也]三年與亳戰王奔戎遂滅蕩社索隱曰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胤其邑曰蕩社徐廣云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杜也又漢書郊祀志秦幷天下於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史記封禪書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索隱引徐廣云社字誤合作杜亳]顏師古曰杜卽京兆杜縣也此亳非湯都也徐廣云京兆杜縣有亳亭斯近之矣案顏及小司馬竝據徐廣注此亳爲杜亳在湯都三亳之外是也然謂杜亳爲成湯之胤亦非封禪書索隱曰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是非成湯之胤矣夷狄稱王自西周已然穆王時徐稱王夷王時楚稱王宣王時戎稱王[秦本紀周宣王召莊公伐西戎莊公卒襄公立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豐王卽戎王]亳王亦戎王也

說文亳京兆杜陵亭日知錄非之云此說之不合地理者案說文即指杜亳許氏不言是湯都何據知其不合

伐閱

史記高祖功臣年表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漢書車千秋傳千秋無他才能又無伐閱功勞南史傅昭傳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周敷傳周迪素無簿閥簿閥蓋即簿伐謂勳簿及功伐也伐閱本勳第之名故又爲世祿家之美稱後漢書章帝紀詔曰茂才孝廉或起畎畝不繫閥閱則漢人已有此義

五章之詩

史記樂書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作五章以刺時案孔子世家云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此是五章之一索隱不據世家而據家語又以此一章當五章皆非

執圭執帛上間

漢爵二十之外復有執圭執帛上開史記曹相國世家於是乃封參爲執帛遷爲執珪夏侯嬰列傳賜爵五大夫又賜爵執帛又賜爵執珪又賜爵列侯張晏曰執帛孤卿也或曰楚官名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案見異寶篇高誘注執圭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爲侯也史記伍子胥列傳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古爵名後漢書崔駰傳不觧執珪而秉柱國李賢注引呂氏春秋又引前書音義曰古爵名也案音義卽如淳注隋書經籍志稱如淳漢書音義是也案戰國周策趙累對周

君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齊策陳軫見昭陽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圭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史記謂楚王曰令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似柱國在令尹上此類舉官名非敘其爵次也楚策此蒙穀之功多句與存國相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史記張儀列傳楚嘗與秦構難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楚策作通侯鮑注徹侯漢諱武帝作通又越人莊舃仕楚執珪淮南子道應訓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珪高誘注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也又荆有佽飛爵爲執珪說苑善說篇鄂君子晳郎子西親楚王母弟也原無弟字以義補官爲令尹爵爲執珪說文楚爵有執珪皆楚制之可攷者也史記樊噲列傳賜爵列

大夫文穎曰列大夫卽公大夫爵第七又賜上閒爵又賜爵五大夫孟康曰上閒不在二十爵中如執珪執帛比也如淳曰閒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爵索隱曰張晏云得徑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然則閒當作聞案漢書正作聞今呂氏春秋下賢篇亦作聞是也

質

孫吳列傳田忌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一不勝而再勝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案索隱非也周禮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後鄭注質正也樹椹以爲射正射甲與椹試之習武也又澤共椹質之弓矢先鄭注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又圉師射則充椹質後鄭注椹質所

射者習射處是也

縣官

秦制縣令稱縣官史記范雎列傳秦王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是也然李斯列傳云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此縣官當謂天子蓋不敢斥言而託詞於縣官也漢武帝時言利之臣賦斂無度一切取民亦託詞於縣官平準書大將軍擊胡虜數萬人衣食仰給縣官又胡降者皆衣食縣官不給又乃徙貧民於關以西衣食皆仰給縣官於是縣官大空（漢書食貨志下縣官大空同）又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又有司言曰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又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給於官又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又詔曰卜式雖躬耕牧有餘輒助縣官之用又

縣官費重又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又式又盡復予縣官又天子旣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又縣官以令禁之又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又縣官錢少又式旣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又式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又周勃世家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索隱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爲縣官者夏官王畿內縣卽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官也汲黯列傳縣官無錢從民貰馬張湯列傳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又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大宛列傳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縣官並指天子此必當時舊文故太史公承用之所以著其實也

班范書亦稱縣官漢書食貨志及徙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又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又邊兵二十餘

藉人仰縣官衣食又迺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
都內又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又其
不能出布者亢作縣官衣食之又皆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
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自占不
以官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又羲和魯匡言名山大
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賖貸斡在縣官又霍光傳禹曰縣官非我
家將軍不得至是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陳湯傳湯曰縣
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京房傳中書令石顯尚書
令五鹿君事縣官十餘年亡補於民趙廣漢傳吏民或言臣生
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宣元六王傳東平思王宇曰今暑熱
縣官年少如湆泣霍光傳曰縣官謂天子張晏注宣元六王傳

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二年詔曰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廼曰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劉盆子傳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又盆子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鄧禹傳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朱暉傳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何敞傳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景王傳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恆興他役不先民急李賢注劉盆子傳云縣官謂天子也案二史所稱縣官皆是有所指斥不敢直言也此承用太史公語疑亦當時原文

漢書兩龔傳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後漢書劉矩傳爲雍邱令告民曰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縣官謂縣舍猶學官之比漢書循吏傳修

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此別一義

傳又云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洋錢

今洋錢鐫其王面夷制也史記大宛列傳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漢書西域傳罽賓國以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烏弋山離國之錢與罽賓國同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仄安息亦以銀爲錢文爲王面幕爲夫人面高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王死輒更鑄大月氏亦同亦有用銅鑄者新唐書西域列傳泥婆羅鑄銅爲[illegible]面文人形背牛馬形丁君壽昌曰所作洋錢有作女子形者卽其爲夫人面之義今張家口監督因入口金錢甚多請納稅地名恰克兔皆古西北外域金銀爲錢古之遺制也銅鑄卽今之普爾錢文如洋錢西域皆用

晉書西戎傳大秦國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

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是外國有金錢其製當與銀錢同後周武帝保定元年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見文獻通攷

洋錢圜者居多亦有半規形者新唐書南蠻列傳驃古朱波也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又有極小如榆錢者南蠻列傳投和銀作錢類榆莢是也

鮑

史記貨殖列傳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輸會也漢書地理志略同顏師古曰鮑鮑魚也案顏注非也攷工記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鄭司農讀鮑爲鮑魚之鮑書或作鞄案鞄正字鮑假借字蒼頡篇有鮑䩏然則治革之工爲鮑已治之革亦爲鮑故史漢與皮革

文選貨殖傳又云鮐鮆千斤鮿千石鮑千鈞此鮑字方指魚與

鮑木之鮑別

臣瓚

司馬貞史記索隱云臣瓚卽傅瓚而劉孝標以爲于瓚非也據

何法盛晉書于瓚以穆帝時爲大將軍誅死不言有注漢書之

事又其注漢書有引祿秩令及茂陵書然彼二書亡於西晉非

于所見也必知是傅瓚者案穆天子傳目錄云傅瓚爲校書郎

與荀勖同校定穆天子傳卽當西晉之朝在于之前尚見茂陵

等書又稱臣者以其職典祕書故也案索隱辨臣瓚非于瓚是

也其云傅瓚亦非穆天子傳目錄不言傅瓚注漢書而水經注

鮑邱水篇云東南流逕博陸故城北漢武帝璽書封大司馬霍

光爲侯國薛瓚曰桑漁陽有博陸城謂此也又渠水篇云漢書曹參傳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强因至滎陽薛瓚云案武强城在陽武縣卽斯城也又云沬水東北流逕中牟縣故城南薛瓚注漢書云中牟在春秋之時爲鄭之疆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趙自漳北不及此也又巨洋水篇云郡國志云平壽在斟城東薛瓚漢書集注云案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衛斟尋在河南非平壽也又濰水注云薛瓚漢書注云博昌有薄姑城汚水鄿縣注云薛瓚曰今南鄉鄿頭是也審是則臣瓚乃薛瓚

博士

漢書百官表博士秦官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漢官儀同案）

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漢書賈山傳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是博士不始於秦梢策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此稱贊之辭非官名也漢書賈誼傳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年二十餘最爲少漢舊儀孝文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史記儒林列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又云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魯國先賢傳漢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又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楚元王交傳孝

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翟酺傳酺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是漢立傳士不始於武帝特文景不甚崇儒諸博士未有顯者至孝武始進用故以爲武帝置耳翟酺傳注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不知何據案酺言孝文與元王傳合章懷未之審也

駙馬

漢書百官公卿表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師古曰駙副馬也本說文　魏志王朗傳注朗言西京中廄則騎騾駙馬六萬餘匹非正駕車皆爲駙馬案韓非子外儲說右王子於期爲駙

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云云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云云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云云然則駙馬猶副馬因人所乘曰駙駕駙駕或戰國時官名故漢人因之而其官別稱都尉也

漢時駙馬都尉官不甚卑故其秩比二千石陳書袁樞傳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又引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爲瞻準案魏晉當作晉宋或袁樞誤也魏志賈詡傳以長子穆爲駙馬都尉鮑勛傳太

祖崩太子卽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鄭渾傳文帝卽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杜襲傳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趙儼傳文帝卽王位爲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高堂隆傳明帝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張旣傳注魏略曰游楚自表乞留宿衞拜駙馬都尉晉書宗室列傳常山孝王衡魏封汝陽子爲駙馬都尉此亦在魏世蜀志諸葛亮傳亮以喬爲己嫡子拜爲駙馬都尉吳志王蕃傳孫休卽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常侍皆加駙馬都尉諸傳所言或以功績或以蔭任或以先朝舊臣得蒙此授而魏志后妃傳又云文德郭皇后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永郭后父太和四年詔以表子詳爲騎都尉後遷爲駙馬都尉明悼毛皇后弟曾拜郎中進騎都尉頃之遷駙馬都尉

則外戚亦得爲之陳思王植傳云植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云云則諸王亦得爲之其時尚公主者竝無一人爲駙馬都尉是三國時猶用漢制也

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始於晉宋然南史周朗傳兄嶠尚宋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不言其拜駙馬都尉又晉杜預傳尚帝妹高陸公主陳書袁樞傳作高陵及羊祜傳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一毛本自注一作一駙馬則駙馬亦是賜以儀衞非居其官也袁樞曰宋晉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高陵宣公主晉武踐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平原王幹傳給給駙馬去尚主已遠則亦出於功勳不必因其尚主也鼓吹駙馬賈充傳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盧欽傳給追鋒軺臥車各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等皆是以

功勳賜駙馬與杜預同　此外若晉之荀欣荀勖傳　劉綏劉隗傳　劉毅傅玄索靖王浚王鑒陳頵顧衆孔愉丁潭各見本傳宋之荀伯子顧琛並見宋書本傳沈煥沈林子又林子子邵宋書自序劉休劉秀之並見南史本傳皆未尚主而亦得拜駙馬都尉又南史柳元景傳柳悛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南齊書劉悛傳父勔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則功勳亦得爲之晉書武帝紀賜山陽公劉康安樂公劉禪子弟一人爲駙馬都尉宋書荀伯子傳晉太始九年詔賜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一人駙馬都尉則賓恪亦得爲之是晉宋時尚無準制干寶搜神記隴西辛道度與秦閔王已死女成昏遂封道度爲駙馬都尉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婿爲駙馬今之國婿亦爲駙馬矣案晉盧欽傳諶選尚武帝女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王敦傳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此制始於晉初而遠取五胡之謬禮亦異乎吾所聞矣　至齊始定爲尚主

所拜而他人不得爲之始與漢制異也又南史荀伯子傳少通率好爲雜語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途解褐駙馬都尉是駙馬都尉晉宋時官已遞卑但以爲起家之官亦與漢不同

南齊徐孝嗣傳尚宋康樂公主泰始二年孝嗣登殿不著韎爲治書侍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拜駙馬都尉案駙馬都尉是始仕之官其拜當在尚主時刻本譌脫於下耳

自齊以後凡尚主者必拜駙馬都尉然亦有小異者梁書王份傳子琳尚義興公主拜駙馬都尉南史不言其拜駙馬都尉略也然南史又言琳子銓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子溥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不言溥拜駙馬都尉袁湛傳袁憲尚南沙公主卽梁簡文帝女也不言憲爲駙馬都尉張宏策傳張

續次子希尚簡文帝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不言希拜駙馬都尉又張綰次子交尚簡文帝第十一女定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秘書丞掌東宮管記不言交拜駙馬都尉王誕傳瑩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少子實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爲新安太守不言實爲駙馬都尉蓋簡文即位未久遭値荒亂尚主者皆未及拜而王實襲爵爲公其秩已尊故亦不拜非史傳之略也隋書柳裘傳裘在梁仕歷尚書郎駙馬都尉不言其尚主此最可疑

搏揜

漢書高惠功臣表安邱侯張拾坐入上林謀盜鹿又搏揜完爲城旦師古曰搏揜謂搏擊揜襲人而奪其物也搏字或作博一曰博六博也揜意錢之屬也皆謂戲而取人財也貨殖傳注略同攷工記

車人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注故書博或爲搏杜子春云當爲傅又卬侯黃遂坐揜搏奪公主馬髡爲城旦師古曰搏字或作博已解於上又樊侯蔡辟方坐搏揜完爲城旦又貨殖傳掘冢搏揜犯姦成富案賈誼新書匈奴篇令婦人或薄或揜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倡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踰者時作少閒擊鼓舞其偶人昔時即夕時乃爲戎樂薄與搏同謂搏擊揜取以爲戲也史記梁孝王世家漢書文三王傳並云濟東王彭離驕悍昏莫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姦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漢書江充傳趙太子丹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搏揜即剽劫之謂顏氏前一說是也史記五宗世家漢書景十三王傳並云常山憲王舜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

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還於房陵國絕此因居喪姦戲見斥非謂處常博戲也吳王濞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皇太子不以博罪而罪諸侯非法也平準書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如淳曰諸坐博戲事決爲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此因其游戲犯令入錢受官非眞以爲罪也顏氏後一說非兩漢粟說補遺引潛夫論今人奢衣服侈飲食或以遊博持掩爲事謂漢書博揜當作博案潛夫論解掩字無異說其以搏爲博郎顏氏後說所本然漢書自作搏文各有因不必以此解彼

石累

漢書景武功臣表隨成侯趙不虞以校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

攻辰吾先登石𡼶師古曰山絕水曰𡼶史記建元以來侯年表作石累索隱累音壘地名漢表作𡼶案史記表從平侯下云以校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數爲雁行上石山先登文法與隨成同石𡼶石山並謂險阻峻絕故以先登爲功若是地名則當云攻云破不當云先登小司馬史記本誤𡼶爲累不據漢書改正徑作地名非也𡼶卽鳧鷖在𡼶之𡼶地理志浩𡼶其義與石𡼶同顔師古曰𡼶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是也

韓王信

韓王信一人韓司徒一人史記列傳云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爲韓將漢書略同是信與司徒爲二人史記高祖功臣表張良以韓申徒下韓國漢書高惠功臣表作韓申都韓司徒韓申徒韓申

都文雖互異其爲一人無疑與韓王信自別顏師古漢表注云韓申都卽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是誤合信與申都爲一人（潛夫論志氏姓篇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云俗人則不以其說爲然矣）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爲韓王名耳是誤合信與司徒爲一人徐廣曰司徒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然則作司徒是也司之爲聲音近假借申轉爲信古今字同徒誤爲都則聲近也然則韓司徒何人也卽張良也史漢表並云以厩將從起下邳以韓申徒（漢表作申都）下韓國（漢表無國字）皆言張良所歷之官與表上下文一例然則表文當作韓司徒作申者假借字耳（兩漢槧誤補遺申徒在韓國自是一官非必司徒之訛而然史

記高祖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滿軍並攻昌邑則魏亦有申徒之官韓魏分晉而王豈申徒本晉故官耶又云案良世家云以良爲韓申徒史著其爲韓申徒者以明非楚漢之官今書本張良韓王信傳皆作司徒恐當從史記爲是案以申徒爲官是也司徒申徒音近假借史記固是漢書亦未爲非也

留侯世家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徐廣曰申徒卽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此正言良爲韓王成司徒降下韓故地之事

潛夫論志氏姓篇張良韓公族姬姓也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城爲韓王而拜良爲韓信都者司徒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或曰勝屠然其本共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强妄生意以爲此乃代王爲信都也此說未見所出案潛夫論是也莊子有申徒狄釋文崔本

作司徒狄又有申徒嘉古人以官爲氏則作司徒者正字作申徒者借字秦策申徒狄作申屠漢書列傳又別有申屠嘉宋本游本皆作徒見讀書雜志屠與徒通爾雅歲陽己曰屠維史記歷書作徒維是也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義曰申徒氏子謂後漢之申屠剛申屠蟠亦當與申屠嘉同其字竝作申屠則申屠嘉亦當用借字不當改從宋本游本也讀書雜志改從司徒恐非是又史記酷吏傳周陽由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徒又顏師古漢書注勝屠姓也廣韻引何氏姓苑有勝屠公爲河東太守此即潛夫論所本

太夫人

漢制諸侯之妻曰夫人其母曰太夫人漢書楚元王交傳休侯

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金日磾傳當母南當上南大行為太
夫人趙充國傳子岑嗣侯習為太夫人翟方進傳宣謂後母曰
太夫人可歸為弃去宣家者王莽傳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
痛當飲某藥又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斠瓚注楚元王交傳
云侯母號太夫人是也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嘗久疾太夫人
令筮之又后從兄嚴白太夫人絕竇氏婚又初太夫人葬起墳
微高和熹鄧皇后紀太夫人愛憐為斷髮又永初元年爵號太
夫人為新野君鄧禹傳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劉般傳
太夫人聞更始即位沛獻王輔傳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彭
城靖王恭傳太夫人薨李賢注鄧禹傳云漢法列侯之母方稱
太夫人也又注劉般傳引前書音義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

死子復爲列侯母稱太夫人是也然太夫人亦卿大夫母之通稱漢書蘇武傳李陵曰來時太夫人已不幸後漢書列女傳勃海鮑宣妻桓氏女字少君子永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又衛尉衡方碑會喪太夫人寢闇苫凷安平相孫根碑遭公太夫人憂服闋徵拜議郎涼州刺史魏元丕碑遭泰夫人憂服闋還臺此皆非列侯之母亦稱太夫人也

宋書禮志孝武帝孝建三年有司奏雲杜國解稱國子檀和之所生親王（所生之親母也王是母姓）求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孫豁之議春秋母以子貴王雖爲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例鄭伯許男同號夫人國子體

例王合如國所生太常丞庾蔚之議母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右今異制因革不同自頃代以來所生蒙榮唯有諸王既是王者之嬪御故宜見尊於藩國若功高勳重列爲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國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朱膺之議以爲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當謂傳國君母本先公嬪媵所因藉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績重勳恩所特錫時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議參議以蔚之爲允詔可案此則宋時子男之妾母尚不得拜太夫人然禮志又云宋大明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興平國解稱國子袁愍孫母王氏應除太夫人檢無國母除太夫人例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

則子男之母不容獨異博士程彥議以爲五等雖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號得從子男於親尊秩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與國均也彥參議以與之議爲允除王氏爲興平縣開國子太夫人詔可此則以懸孫之母本是夫人故許其拜太夫人與檀和之生母不同可見當時此稱甚尊非若後世可泛呼也

燕非無後

顧寧人謂六國獨燕無後江都汪容甫先生不取其說案漢書婁敬傳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實關中

會稽長州

漢書王莽傳從事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州師古

曰長州郎枚乘所云長州之苑案師古注非長州之苑乃漢吳國地在廣陵會稽長州在今蘇州吳越春秋闔閭與築石城走犬長洲此郎今之長洲與劉昭郡國志海陵注長洲不同

愈愚錄卷四終

順德李肇沅番禺沈寶樞校字